

● 张祖荣 著

大漠雄风

—— 土尔扈特人传奇



I 475
1876
3

● 张祖荣 著

大漠雄风

——土尔扈特人传奇

中国文联出版社

093019



女子学院 00775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漠雄风:土尔扈特人传奇/张祖荣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12

ISBN 7-5059-2639-X

I.大… II.张… III.长篇小说: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7647号

书名	大漠雄风-土尔扈特人传奇
作者	张祖荣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陈福仁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刷	河北省阜城县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624千字
印张	25
插页	2页
版次	199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7-5059-2639-X/I·1967
定价	34.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愿将彩笔写乾坤

陈 钧

张祖荣同志是我们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的老会员，以前由于研究会的活动，接触过几次，给人的印象是厚重寡言。从交往中，才知道他原本是学美术的，却阴错阳差写起小说来了，而且著作颇丰。因此，在1995年我会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祖荣条件不好，家人患精神分裂症几十年了，但他始终任劳任怨，奋力笔耕，成为一位题材多样的高产作家。我读过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东游记》，选材奇特，构思新颖，给人以无限的启迪和遐想，被人称赞为一部奇书。

八十年代中期，我主编《长城文艺》时，曾收到张祖荣寄来的一篇反映土尔扈特东归的中篇传奇小说，大约五万字。应该说，这是我见到敢于正面去描写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第一篇作品。但我在编稿过程中，发现他这篇《浴血东归》写得粗糙一些，对史料好像没花工夫去钻研，我把这一意见反馈给他后，他来信表示接受我的意见。九十年代初，当我会征集《中国通俗军事文艺丛书》的书稿时，祖荣寄来这部洋洋六十万言的长篇书稿。刚开始审读这部书稿时，我还有《浴血东归》的不那么好的印象，但读了第一章，我的印象就转变了，此时的《大漠雄风》与去年的《浴血东归》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显然，他花了苦工夫吃透了资料、

并使开了一个成熟作家的浑身解数，付出了他的全部激情，完成了这一工程。从《浴血东归》到《大漠雄风》，我看到一个质的飞跃。因此，当我会作者的家乡为他开作品讨论会时，我就用这个题目，写了一篇发言稿，以第一个读者的身份，向与会者介绍了这部还未付梓的作品，称赞它为“一部近年少见的史诗般的著作。”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自强自立的史册上，土尔扈特举部东归，完成史无前例的伟大大长征，回到祖国大家庭的历史事件，无疑是光彩夺目的一页，张祖荣以他敏锐的嗅觉，嗅出这一题材的价值，并死死咬住不放，终于出了成果。他以自己的实践，为其他作者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

江泽民同志一再指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我们相信，《大漠雄风》的出版，对于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增强民族团结、揭露帝国主义分子挑拨和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1996年12月18日于北京淡泊斋

责任编辑：陈福仁

装帧策划：王 埜

封面设计：鲁 夫

· 内容简介 ·

本书描写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蒙古土尔扈特人的奇特经历。其中有：夜战虎啸山庄，智斗荒原野狼群，狰狞的红毛大王，多情的小九妹，有血战布加勒斯特，神秘的土耳其浴室，以一人换来十万枪炮的圣女，高加索山的盗火者；又有铁血狂飚卷荒原，千匹战马大破地雷阵，奇袭虎狼窝，泣血东归路以及香香寨主的柔情……

ISBN 7-5059-2639-X



9 787505 926394 >

ISBN 7-5059-2639-X

I·1967

定价：34.80元

中华

上 篇

使 出 琛 理 图

序 曲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横扫欧亚大陆之后，把他的一个支脉——卫特拉蒙古部族遗留在辽阔的亚细亚西部，即如今的蒙古、中国的新疆、甘肃、青海的一部分和中亚细亚的辽阔的大原上。这个部族自然也逃不脱合久必分的规律，分成了四个支脉。其中以元臣翁罕为始祖的分支被称作土尔扈特部族，一直在新疆西北部的塔尔巴哈台山下游牧。从实力上看，他们无法与另一个分支——准噶尔部抗衡。而准噶尔部早就覬覦土尔扈特部族肥美的牧场领地了。于是，部族间弱肉强食其豆相煎起来。争夺是在力量悬殊中进行的，结果，土尔扈特输了，在他们的首领鄂尔勒克的带领下，向西远遁。一时间，这个土尔扈特部族就像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杳无音讯，谁也不知道这个部族的下落，人们只知道他们往西走了。这段历史，发生在明末清初。

土尔扈特部族向西的确走得很远很远，他们从亚细亚进入欧罗巴，一直到伏尔加河下游、外高加索一带才落下脚，并开发了那片土地。应该说，土尔扈特部族在伏尔加河下游休养生息，繁衍自己的种族时，这里还不是俄罗斯的领地，当时的莫斯科大帝国连伏尔加河中游的喀山都没占领呢，对于下游更是鞭长莫及了。

土尔扈特部族人虽到了异域，可他们一天也没忘了故土，没忘自己是中国人。他们一直保留着明朝永乐八年明成祖朱棣给他

们封号的汉篆敕封玉印及赏给他们的玉器和宣窑名瓷等物。那颗玉印不只是保存，而是在他们新的领地的中心，名叫玛努托海的时候会盟敖包中供奉着。他们一代又一代，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仍笃信佛教。

清康熙年间，生活在异域的土尔扈特部族的首领名叫阿玉奇，他自立为汗，把整个部族治理得井井有条，牲畜数大增，呈现出一派人丁兴旺的盛世景象。那一年，阿玉奇汗派了自己的养子阿喇布珠尔带了上千的随从卫护，不远千里，借道准噶尔，专程去西藏拉萨的哲蚌寺朝拜达赖喇嘛。

正因为阿喇布珠尔这趟西藏之行，引出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壮举，引出了中央政府——康熙皇帝，对远在数万里之遥的我们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土尔扈特部族的关注与重视。

原来，阿喇布珠尔借道准噶尔去西藏，必经土尔扈特部族的老对头——准噶尔部族的地盘。当时准噶尔部的台吉名叫策妄阿喇布坦，他与阿玉奇汗结怨很深，阿喇布珠尔去西藏的时候，策妄阿喇布坦没有觉察，等他有所觉察时，那些人早已过境了。策妄阿喇布坦恨得咬牙切齿，他下令封锁新疆和西藏间所有的关卡通道，他要叫阿玉奇的这个养子去得回不得。策妄阿喇布坦这一招果然狠毒，眼看阿喇布珠尔有家难归了。

消息终于传到阿玉奇汗耳朵里。原来，策妄阿喇布坦派人通报阿玉奇，要阿玉奇向他俯首称臣，他才给阿喇布珠尔一条路。

这个条件是阿玉奇万万不能答应的。这个时候，他只有求助于康熙皇帝了。他派了使臣，借道俄罗斯，横穿西伯利亚，来到北京，向康熙皇帝表示了称臣的愿望，答应今后只要俄国放行，他保证年年进贡，岁岁来朝。阿玉奇汗请求康熙皇帝在嘉峪关外的党河流域划一小块地盘给有家难归的阿喇布珠尔游牧，等日后路通了，父子再相聚。阿玉奇这一招是有深谋远虑的，当时，策妄阿喇布坦还无力封锁青海与西藏之间的唐古拉山口，阿喇布珠尔

完全可以经青海至党河，一旦阿喇布珠尔能在党河流域站住脚跟并壮大起来，那么对准噶尔部的策妄阿喇布坦就形成东西夹攻之势，让他首尾不能相顾。

当时，康熙皇帝对策妄阿喇布坦的阳奉阴违早已耿耿于怀，但因当时主要精力要对付黑龙江以北正向东扩展势力的沙俄，腾不开手来收拾他。如果能在甘肃新疆交界处树立一股与策妄阿喇布坦敌对的力量作屏障和缓冲，是非常有利的。为此，他满口答应了阿玉奇汗的请求，同意帮助阿喇布珠尔在党河沿岸站稳脚跟。

阿玉奇汗使臣进京，使康熙皇帝惊喜异常，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强大的俄罗斯的腹地，居然还有一个愿意对自己称臣的几十万之众的部族。当时，康熙深知，大清帝国西、北两面那个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必将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日后，必然会发生旷日持久的磨擦和争斗。如果能在大俄罗斯国的腹心得到这么一块地盘，积蓄和培植一股效忠于大清的力量，那就像下棋一样，在对方的老帅旁边安上了一只卒子。康熙越想越觉得，这个土尔扈特部族对自己太重要了。

所以，在太和殿接见阿玉奇汗特使时，康熙皇帝当即表示，将要派天使去玛努托海，对土尔扈特部给以慰抚。

康熙的用心非常明显，他要把土尔扈特部族人心进一步笼络过来，从而牢牢地控制这个部族。这个部族是不是真心向着大清王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急需派一个干练精细的使臣，深入土尔扈特部实地考察一番，这一点甚至比象征性的慰抚更重要。

回到乾清宫，康熙细细地琢磨：如让天使过河西走廊经新疆北路去外高加索，这条路是万万走不通的，也是走不得的。准噶尔部的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当然知道，一旦让土尔扈特部族和清政府搭上了手，自己就会陷入灭顶之灾，他是无论如何不肯让天使过境的。看来，这个天使去土尔扈特部，唯一可走的路就是借道俄国，走阿玉奇的特使来北京时走的那条路。自从中俄尼布楚条

约签订后，这二十来年两国之间相对比较平静，想必沙皇不会因为借条路走走这点小事而翻脸吧。但这条路太远了，有几万里之遥，不用说天使势必要吃很多苦头。同时，与土尔扈特结盟，最终将不利于俄国，沙皇不会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知晓。那么，在这个天使深入俄境之后，俄国人会不会阳奉阴违搞点小动作，等把人害死后再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向清政府搪塞呢？总之，这条路太凶险了，而且凶险到了一路上没有人能助天使一臂之力的程度。所以，这个天使必须是有勇有谋，精明干练，能随机应变的人。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此人对于朝廷必须绝对忠诚，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不辱使命。

谁能当此重任呢？

为选好这个人，康熙颇费了一番脑筋。

为这个人选，他把吏部尚书萧永藻、礼部尚书贝和诺宣进后宫，让他们提出人选。结果，他们一人报了一个。萧永藻推荐翰林院侍读学士杨才；贝和诺推荐正黄旗前营的偏将鄂尔代，说他通晓俄语、蒙语，武功也不错，此人这几天正在北京打通关节，寻找进身之阶。

对于这两个人选，康熙倒没有说什么，不过，没有当面见过，没有实地考察后，他绝不会轻率地向那个人委以重任。可是，没几天，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那两个宝贝听说要选自己去干这份苦差事，都想了对策。那位蒙古王爷的小公子鄂尔代脚底抹油，连夜逃出京城，回他的漠北老窝去了；剩下那位翰林学士杨大才子竟托老朋友打断了自己的腿，康熙知后十分恼火，一怒之下让刑部处置了这个孬种，但却便宜了那个溜之大吉的了。

第一章 夜上观象台

康熙连着两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了。

每逢他睡不着觉时，总找个处所走一走。今晚，三更一过，紫禁城的东便门又悄悄地打开了。

先出来两个掌着灯笼的太监，接着，便是一顶黄呢小轿，内坐康熙皇帝，轿后又是两个掌灯太监，再后面，是两名穿着夜行衣的大内高手。连轿夫一共九人。这小小的仪仗队，无声无息潜踪蹑足，穿过寂静的东长安街，来到建国门。

建国门城楼上设有一座观象台。观象台有浑天仪、简仪，还安了一台从西洋进来的天文望远镜。今夜星光灿烂，正是夜观星象的大好时机，他未给任何人通报，说来就来了。今天晚上，主要是出来散散心，二则，也来过过夜观天象的瘾。

康熙这个人并不因循守旧。他深知，西洋的科学已远远跑到大清前头去了。于是，他很重视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一本《几何原本》，他反反复复读了二十多遍。他还攻读了西医学、化学、天文学、药理学、解剖学以及欧洲哲学。他学以致用，学会了西方测绘地图的先进方法之后，便很快组织人力物力，以西法进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疆土大测绘，前后用了十一年，终于制成了一幅由康熙亲自校阅裁订的《皇舆全览图》，连外国学者也称赞它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精确。他亲自测量过黄河、京杭大运河、洪泽湖的水位，十三次实地考察永定河。他对天文也

极有兴趣，对四季星象了如指掌。这建国门观象台，也是他常来之所。他来观象台从来不事先打招呼，说来就来。因此，这观象台上的司值人员从不敢大意，如果自己不忠于职守，恰好又被老爷子碰上，那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只是近年来，康熙年事已高，来得稀了些，司值人员才懈怠下来。可谁会想到，老爷子今儿晚上突然又心血来潮了呢？

一看到那四只灯笼，司值人员就知道谁来了，人们立刻诚惶诚恐地各就各位。今天又因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似乎乱了套。

沿着那条狭狭的、长长的、陡陡的甬道，由两个黑衣大内高手开路，康熙拾级而上。观象台上，早黑鸦鸦地跪满了人。这个观象台上，所有的司值人员穿着一色的皂色长袍，闲杂人等光凭服饰就能一眼认出来，那是不允许混上观象台的。

“奴才给圣上请安！”响起一片祝颂声。

“罢了，平身，各司其职吧！”康熙做了个手势。

接下来，康熙反剪着双手，慢慢地、默默地在那些黑魑魑的仪器间穿行，星象官裕仁山战战兢兢地尾随其后，腋下挟着一大本记录，随时准备应付皇上的抽查。在这个观象台上混饭吃，日子长了，如何蒙糊过这位心血来潮随时可“巡幸”的万岁爷，都得学会一套特殊的招数。可是今天不知怎的，裕仁山浑身在筛糠似地发抖，他的确没料到老爷子会夤夜突然而来。

在这个观象台上，除了这些青铜仪器，就没别的什么能藏住人的地方了。现在，连康熙也觉察到，今晚的气氛不那么正常。

果真，稍一留意，他就发现，左前方不远处，那台浑天仪后面，有一团白乎乎的东西，好像藏着个人。康熙手一指，厉声喝道：

“谁？给我拿下了！”

两名大内高手就像恶鹰叼小鸡般飞身扑过去，那白衣人既没抵抗也没逃遁，他束手就擒。

四只灯笼光下，跪着一个白衣青年人。所有的观象台的司值人员也全部匍伏在地。显然，这个人混上观象台，那些司值人员包括裕仁山在内，没有一个脱得了干系。

大内高手抓住那人的辫根一用劲，一张白生生的、不失英武之气的脸抬起来了。哦，此人看上去刚刚二十挂零。他穿一件藕色便袍，即使跪在地上，也看得出个子长得相当高大。刚才大内高手搜过了，他浑身上下没藏一件可以称作凶器的东西。

“说，你是什么人？”康熙发问，不怒而自威。

到了这个地步，那青年人倒也不显得过于恐惧和慌乱，他口齿清晰地回答道：

“万岁，奴才是阿额觉罗氏，满洲正黄旗的图理琛。三年前，以国子生考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在京赋闲待职……”

康熙一听，倒是个八旗子弟，那口气就稍稍和缓些了：

“说，你来观象台欲待何为？”

“奴才切记家训：寸金难买寸光阴，觉得似此赋闲，虚度光阴，十分可惜。声色犬马之乐，奴才又不屑一顾。奴才认为，这天文历算，乃十分有用的学识。因此上，求情于裕仁天官，带我上观象台，作实地学习观测星象。此事虽属犯禁之举，奴才这片求知若渴之情，星月可鉴。不期冲撞圣上龙驾，奴才罪实当诛，死而无憾！”图理琛朗声答道，语出如泻。在这种场合下，能如此流畅地应答，此儿才思之敏捷，胆魄之博大，确非等闲之辈！

“是这样吗？”康熙沉吟着，他转过脸，问跪伏在地的裕仁山和众司值。

“……奴才，奴才念他父亲与我是世交，因此上私自放他来学观星象。奴才犯禁，惊驾有罪，求圣上宽恕……”裕仁山吓得浑身颤抖，他知道这件事太大了。如果深究下去，查出了他和其他司值私下收受了图理琛多少“好处费”，他吃饭的傢伙就保不住了。

“此事与裕仁天官等人无涉，天大干系全在学生一人身上……”图理琛心一横，把一切全揽过来了。

康熙手捻髭须，老半天没讲一句话。他目光下垂，望着匍伏在地的图理琛，微微长叹了一口气。这年头，八旗子弟中，像这样肯学习的人真是太少了。

“起来吧！”康熙温柔地说，这样的语气，他跟自己十几个儿子讲话，怕也没有过。

图理琛慢慢站在一边，他知道自己还不能走，他还得等候发落。

康熙的手扶在那具高大的浑天仪的传动架上，那台仪器在他手下正朝向深邃的苍穹缓缓转动。

“说，图理琛，这些时日，你夜观星象，有什么心得？”康熙双眼直视着面前的年轻人，他有意想考考他。

图理琛毫不怯阵，他剑眉一扬，朗声答道：

“学生发现，被认为恒定不变的北极星在黄道上的位置，也在变动。学生认为，这就是祖冲之所说的‘岁差’。学生经过仔细的观察，发现北极点的移动跟西伯利亚冷气团的移动有很大关系……”

图理琛侃侃而谈，并且他无形中已把“奴才”改成“学生”了。看来他很不习惯自称的奴才。此生好狂，裕仁山又为他捏一把汗。可偷眼看看康熙，康熙很有兴趣地听，倒也没表现出怒色。

图理琛好像刚讲到兴头上，那番宏论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

“譬如去年，北极点向东移了两分，西伯利亚的冷气团也东移了三百五十里，造成了我国满洲的初霜和初雪比平常年份提早了七天到十天……”

接下来，图理琛用俄语，报出一串串地名，用以说明西伯利亚冷空气的活动。他讲述得是那么自信，简直忘记了面前是一个操纵着生杀大权，掌握着他命运的，威势无比的皇帝。